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

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一



太祖皇帝紀十一

開寶三年春正月癸丑廢海州東海監復為縣 辛酉詔諸州官吏次第審察民有孝弟彰聞德業純茂者滿五千戶聽舉一人或有奇材異行不限此數所舉得其實狀等級加賞不如詔者罪之 鎮寧節度使張令鐸之罷軍職也 上令皇弟光美取令鐸女為夫人及令鐸自鎮寧來朝被病 上親問之賜絹五十匹銀五千兩又賜其家人甚厚己巳令鐸卒贈侍中令鐸性仁恕嘗語人曰我從軍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多推堅陷敵然克捷之後未嘗妄殺一人也及其卒人多惜之 二月己卯雄州 刺史侯仁雉卒仁雉益之子也備邊牧民皆稱職 上甚惜之特遣中使護喪官給葬事仁雉子延廣亦有勇略 仁雉延廣並初 仁雉在雄州日方飲宴虜數千騎白晝入州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衙門射殺其酋長一人斬首數級悉擒其餘黨持首級以獻仁雉喜拊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監軍李漢超以其事聞詔書褒美賜錦袍銀帶 庚寅幸西茶庫遂幸建隆觀 三月壬寅朔詔禮部員院闋進士諸科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以名聞甲辰得司馬浦等六十三人庚戌復取十五舉未經終場者四十三人並賜出身仍詔自今勿得為例 新舊本志及會要書 數 此特恩并兩事為一事人 權知貢舉扈蒙擢進士合格者八人 己酉以忠正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武節度使審琦鎮壽春凡八年歲得租課量入為用未嘗有所誅求民頗安之所部邑令以罪停其錄事史幕僚白令不先咨府請按之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強橫令宰不得專縣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而部能宰能斥去黷吏誠可賞也何按之有聞者嘆

服 辛亥以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致仕昭素酸棗人少
薦學有志行市物隨所索價其直或以實非本價辭則曰汝
亟受之不然將為妄語人笑由是人不敢欺且相告曰王先
生市物不可虛索其價也方治所居室積木墻壁間有穿窬
者為木所礙不得入昭素覺之盡室所有擲於外謂盜曰汝
速去恐捕者至盜慙委物而遁由是邑中無盜著易論三十
三篇學者多從之遊 上聞其名召見便殿時年已七十餘
上問曰何以不仕致相見之晚昭素謝不能 上令講乾卦
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曰此又正當 陛下今日之事引
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 上甚悅即訪以民事昭素所言誠
實無隱 上益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
愛民養身莫若寡欲 上愛其語遂書於屏凡留月餘數求
歸故有是命年八十九乃卒於家 本傳言李穆所薦按穆于

卷二

一

允時方以洋州通判免官家居則薦昭素者非穆也僧文瑩
相山錄亦言穆荐又言對 太宗時候寶訓言即授左拾遺
與正史實錄 乙未幸宰相趙普第視疾賜銀器五千兩絹五
千疋又賜其妻和氏銀一千兩衣著二十疋夏四月己卯詔
三司諸路兩稅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者勿得 配又詔諸州
絲綿紬絹麻布香藥毛翎箭筈皮革筋角等所在約交二年
之用勿得廣有科市以致煩民 令翰林學士文班常參官
等各於見任前任賓幕州縣官內舉任常參者一人 五月
改廣政殿為大明殿 六月甲戌皇長女封昭慶公主 甲
甲出降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王承衍承衍審琦之子也 秋
七月壬寅詔民訴水旱灾傷者夏不得過四月秋不得過七
月 壬子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
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西川管内州縣官宜
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十諸州凡二萬戶者

依舊設曹官三員戶不滿二萬正置錄事參軍司法參軍各一員司法兼司戶不滿萬止置司法司戶各一員司戶兼錄事參軍不滿五千止置司戶一員兼司法及錄事參軍事縣千戶以上依舊置令尉主簿凡三員戶不滿千止置令尉各一員縣令兼主簿事不滿四百止置主簿縣尉以主簿兼知縣事不滿二百止置主簿兼令尉事 丙辰詔西川竊盜至死合奏裁者並部送赴關 詔天下州縣官宜依西川例省減員數要見所省丙寅唐中書侍郎韓熙載卒初唐主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為相而熙載任情棄禮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唐主以此難之俄被劾奏左遷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出諸妓單車就道且上表求哀唐主喜留之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唐主曰吾無如之何矣及卒唐主嘆曰吾終不得熙載為相也欲贈以平章事問前

世有此比否近臣對曰可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乃手書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家無餘財棺槨衣衾皆唐主賜之據徐

熙載卒於此年七月二十七日丙寅江南野史載熙載八月

事載尤詳然不雅馴今止用五代史九國志稱飾之庚寅以隰州刺史李謙溥為濟州團練使謙溥在隰以十年

敵不敢犯其境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謙溥撫之甚厚得其死力常往來境上以少擊眾北漢人患之為蠟彈封書

以間進遺其書道中晉州節度使趙贊得之以聞 上令械

進送關下謙溥台詰其事進伏於庭請死謙溥曰我以舉家

四十口保汝矣即上言進為北漢人所惡此乃及間也奏至

上悟遽令釋之賜以禁軍都校戎帳服具進感激願擊賊自效 上嘗命有司為治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甃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有此 上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無妄

言 上寵異將帥類此故能得其死力云進以建隆元年為

一年曰附見此事 唐主復令知制誥潘祐作書數千言諭

南漢主以歸款中國乃遣給事中龔慎儀往使南漢主得書

大怒遂囚慎儀驛書荅唐主甚不遜唐主以其書來上上

始決意伐之 九月己亥朔以澤州防禦使潘美為賀州道

行營兵馬都部署朗州團練使鄴人戶崇副副之道州刺史

王繼勳為行營馬軍都監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鏞

載潘美等在八月二十二日 甲辰詔周文王成王康王秦始

皇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元帝成帝哀帝魏孝文西魏文帝

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文宗武宗

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二十七陵嘗被發令有司備法服常服

各一襲具棺重葬所在長史致祭 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

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惟官人數輩城壁壕隍但飾為宮館

池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王師次于白霞賀州刺史

陳守忠守忠遣使告急內外震恐南漢主遣龔澄樞馳駟往

賀州宣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為必大加賞

賚皆喜而澄樞出空詔撫諭眾皆解體王師拔馮乘前鋒至

芳林澄樞惶懼乘輕舸遁歸是月癸丑王師遂圍賀州 南

漢主召大臣等議皆請以潘崇徹將兵拒王師崇徹自罷兵

柄常怏怏於是辭以目疾南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

無方畧耶彥柔遂使彥柔將兵來援戊午王師聞彥柔至退

二十里潛以奇兵伏南郊岸彥兵夜泊南鄉驍舟岬側遲明

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而伏兵猝起彥柔眾大亂死者十七

人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

轉運使至明言於潘美曰當急擊之恐援兵再至則為所乘

我師老矣諸將頗猶豫明乃躬擐甲胄率所部護送輜重卒

百餘人丁夫數千畚鍤皆作堙其塹直拒城門城中人大懼

遂開門以納王師紀十月十二日庚辰克賀州奏始到諒九

國賀州尋克之十月乃攻昭州又十月國主帥督戰艦聲言順

紀年克賀州乃九月二十一日己未也

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崇徹為內太師馬

步軍都統領眾三萬屯賀江會王師徑趨昭州崇徹但擁眾

保守而已 冬十月癸酉詔前代功臣烈士孫贍元稹等三

十一人各置守塚戶禁樵採 辛巳曲赦賀州管内辛巳庚

辰奏到王師破南漢開建寨殺數千人擒其將斬暉昭州刺

史田行稠棄城遁杜州刺史李承珪亦奔還遂取昭州桂州

上覽桂陽監歲入白金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

採納不易十一月乙巳詔減舊額三分之一以寬民力 初

契丹六萬騎寇定州命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

上謂欽祚曰彼眾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虜至即戰勿

與追逐欽祚與虜戰滿城虜騎小却乘勝遂至城欽祚馬中

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祚軍復振自旦至晡殺傷其

眾夜入保遂城虜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

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人北邊傳言三千打

六萬癸亥捷奏至 上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疋

絹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

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先是詔諸道舉有德行者於是皆集

闕下命學士院試問吏理而曹州所舉人孔蟾所對稍優丙

寅以蟾為章丘縣主簿 是月王師克連州南漢招討使盧

收率其眾退保清遠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杜連賀本屬

胡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聞南也 十二月庚午翰林學

士承旨戶部尚書贈右僕射陶穀卒命中使監護葬事穀文

翰冠一時自以久次意希大用然為人頗側狠媚魏仁浦在

中書穀自言出於魏氏以舅事仁浦每見輒望塵下拜妻孫氏淫恣穀不能制 上素薄之選置宰相未嘗及穀穀不能平一日使其黨回事風 上言穀在詞禁宣力實多 上笑曰我聞學士草制皆檢前人舊本稍改易之此乃諺所謂依樣畫葫蘆尔何宣力之有乎穀因作詩題翰林壁頗怨望 上益薄之遂決意不用 瀛之高陽舊契丹與定之博野相隣近博野人數侵擾之乃於東北三十里置行縣周世宗既克三關行縣實適邊徼距州治絕遠民訴其不便轉運使以聞辛未徙行縣歸舊治 王師長驅至韶州都統李承渥領兵十餘萬陣於蓮華峰山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杖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王師集勁弩射之象奔蹏乘者皆墜及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以身免遂取韶州擒其刺史辛延渥延渥及諫議大夫鄒文遠文遠延渥間

道遣使勸南漢主迎降六軍觀軍器使李托深沮其議國中震恐南漢主始命塹東壕為距守計願諸將無可使者宮媪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廷曉未見統眾六萬屯馬陞列柵以抗王師距番禺才百餘里

是冬唐南都留守建安林仁肇

仁肇二廟時初

密表言淮

南諸州戍兵各不過千人 宋朝前年滅蜀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北渡徑據正陽回思舊之民可復江北舊地彼縱來援臣據淮對壘而禦之勢不能敵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叛聞于宋朝事成則國家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唐主懼無成功徒速敗不從 初宜春人盧絳詣樞密使陳喬獻書喬異之擢為奉院承旨遷治仁巡檢召募臣命習水戰屢邀吳越兵於海門獲舟艦數百嘗說唐主曰吳越仇敵也他日必為北朝鄉

導犄角攻我當先滅之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州叛陛下聲言討伐且乞兵於吳越兵至拒擊臣躡而攻之其國必亡唐主亦不能用

十二事並據
國紀並年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十二

太祖皇帝紀十二

開寶四年春正月王師克英雄二州南漢都統潘崇徹來降
丙午詔諸道州縣自今並不得更差攝官凡有關員即具聞
奏當旋與注授前所差攝官皆罷之職事以見任官權管

通判閩州殿中侍御史平棘路冲言本州職役戶負恃形勢
輸租違期已別版簿於通判專掌其督責欲望頒為條例詔
諸州府並置形勢版簿令通判專掌其租稅 禁河東諸州

民徙內郡者私蓄兵器 戊午命知制誥盧多遜等重修天
下圖經其書訖不克成 是月 王師次瀧頭南漢主遣使
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扶其使

而速度諸險甲子至柵口乙丑至馬陞此甲子據露布所言即郭
崇岳方百里柵處師所次去廣州又千里蓋誤九國志言廣州只一程

競又言當得其實也屯雙女山直瞰郭崇岳柵游騎數出挑戰
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南漢主取船十
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官官樂範與衛兵十餘盜

其船以走南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灌蕭灌未中舍人卓惟
休惟休未奉表詣軍門乞降潘美即令部送赴關灌等既入
不反南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戒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

六軍十二衛禎王保興率國內兵來拒此據露布追書五代
文武官屬來降王師不納與露布異國史錄傳又言保興來
降也傳又言王師進攻崇岳本無鬪志豈敢更過保興不降
一吳崇岳今從露布十國紀年亦云保興元帥則保興必不

捲之勢其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之疾今不取
策而前亦坐受其弊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陣令崇
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崇

兵奔還其柵潘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若柵若篝火焚之必
擾亂曰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遣分丁夫人持二炬
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至起南漢軍大
敗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薛崇譽
崇譽等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
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龔
樞等傳皆云王師至白田澄樞等乃縱火焚府庫世家及紀
年則云焚府庫之明日王師始至白田今從世家及紀
年辛未王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
廣州俘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南漢主皆羈于龍德宮
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有閹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
椽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
已丑至京師按露布當是行營所傳而危家傳乃云龔劉
蒙草露布稱旨對滋福殿賜金然則似進為
當考 庚寅羣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

十七萬二百六十三新舊錄與本州縣
戶數不同今從本紀 辛卯赦廣南營

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官並仍舊無名賦歛咸蠲除之
知制誥盧多遜權知貢舉進士合格者十人 上以令尉捕
賊先定日限其已被批罰者或遂絕意追捕乃詔自今雖限
外獲賊者令有司備書于籍以除其罰但不得叙為功績其
累經殿降法當停免者不用此制此據本志新舊錄
無之不得其日 三月詔
嶺南諸州長吏察偽政有害於民者以聞當悉除去 詔前
代帝王當給民奉陵者各增一戶 前右監門衛將軍趙玘
既勒歸私第不勝忿怒一日俟趙普入朝馬前斥短普 上
聞之召玘及普於便殿面質其事玘大言詆普取木規利先
是官禁私取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往市屋材聯巨筏至京
治第吏因之竊於都下貿易故玘以為言 上怒促閣門集
百官將下制逐普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得何罪溥附

閤門使奏云玘誣罔大臣 上意頓解及詰責玘命武士搥
之御史鞠於庭普力營救 上乃特寬其罰扶出之夏四月
丙辰朔責為汝州牙校 壬申以南西行營都部署潘美副
部署尹崇琦同知廣州 以嶺南儋崖振萬安等四川隸瓊
州令廣州擇官不知州事 潘美遣使部送劉鋹及其宗黨
官屬獻於京師鋹至公安郎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顯
昭未待鋹鋹因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鋹曰何為在
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曰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乃令師
進置邸於此造車乘以給餽耳鋹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
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乃大朝之境土也因泣下久之
既至舍於玉津園 上遣使知政事呂餘慶劾問及覆及焚
府庫之罪鋹歸罪於龔澄樞李托薛崇譽 上復遣使問澄
樞等此誰之謀皆俛首不對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
州機務並介輩所專火又自內中起今尚欲推過何人遂唾
面批其頰澄樞等乃引伏五月乙未朔有司以帛係鋹及其
官屬先獻 太廟太社 上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
遜宣詔詰責鋹鋹曰臣年十六歲僭偽號澄樞等皆先臣舊
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却是臣下澄樞等却是國主
對訖伏地待罪 上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譽斬
於千秋門外釋鋹罪并其官屬禎王保興等各賜以冠帶器
幣鞍馬尋以保興為左監門衛率府卒初議獻俘之禮朝臣
莫能知乃遣使就問吏部尚書張昭昭臥病口占以授使者
朝臣咸服其廣博遂用之 以右補闕王明為秘書監少領
韶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王師南伐明知轉運事嶺道險
絕不通舟車但以丁夫負荷糧數萬衆仰給無關每下郡邑
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預軍務 上嘉其功故擢

用焉 上使軍器庫使楚昭輔校左藏軍金帛數日而畢條

對稱旨 上嘉其心計授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 辛丑

宴劉鋹於崇德殿 六月辛未命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海

劉鋹先尊海神為昭明帝廟為聰正宮其衣飾以龍鳳詔削

去帝號及宮名易以一品之服繼芳未見 壬申初置市舶司於

廣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並兼使通判謝玘玘未見兼判官

詔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等重定開元禮以國朝

沿革制度並屬之是日丙子初命修書而實錄本紀遂命學

士院試廣西偽官取書判稍優者授上佐令錄簿尉功 上

征晉陽命密州防禦使馬仁瑀率衆巡邊至上谷漁陽虜素

聞其名不敢出因縱兵大掠生口牛羊數萬口計已而 車

駕還京令仁瑀歸治所明年羣盜起兗州賊首周弼尤兇悍

自號長脚龍監軍率兵討之為其所敗詔仁瑀掩擊仁瑀領

帳下十餘人入泰山擒弼盡獲其黨魯郊以寧庚辰徙仁瑀

為瀛州防禦使仁瑀兄子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

言非有憾但過誤耳願以過失傷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

子殺人此乃恃勢恣橫非過也夫豈敢以己之親而亂國法

哉遂論如律 成都布衣羅居通喪親廬墓日誦佛書有芝

草生甘露降守臣表其事於是居通為延長縣主簿 壬

午以劉鋹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郎封恩赦侯俸外別給

錢五萬米麥五十斛鋹體質豐碩眉目俱聳有口辨性絕巧

嘗以真珠結鞍勒馬為戲龍之狀尤為精妙詔示尚方諸工

官皆駭伏 上給錢百五十萬償其值曰謂左右曰鋹好工

巧遂習以成性倘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

醜以毒臣下一日 上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

集鋹先至詔賜卮酒鋹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

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 陛下許不殺臣觀太平盛世
為大梁布衣乞延旦夕之命以全 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

飲此酒 上笑曰朕推心置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別

酌以賜銀銀大慙頓首謝銀獻轉實錄五 上既平廣南

欲行報謝之禮秋七月甲午朔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乙

未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 上

難其代終不許及被病 上知其貧遣中使就賜器幣溫叟

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溫

叟為父名岳非侍宴終身不聽樂皇弟開封尹光義聞溫叟

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

中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遺吏即前

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况

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

道溫叟辭錢事 上歎賞久之溫叟即卒 上難其繼曰必

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

居半歲始授為中丞 丙申詔廣南諸州受民租皆用省斗

每一石外別輸二升為雀鼠耗先是劉鋹私制大量重斂於

民凡輸一碩乃為一石八斗轉運使王明上言故革之 戊

戌賜皇弟開封尹門戟十四枝 內侍養子多爭財起訟戊

午詔自今年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

院違者準前詔抵死 建武節度使判棣州何繼筠來朝癸

亥卒於京師 上親臨其喪流涕謂左右曰繼筠捍邊有功

朕不早授藩鎮者慮其數奇耳今領旌鉞未幾果至淪沒豈

不哀哉即命中使護送喪事別賜寶劍甲冑以葬繼筠深沉

有智畧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居北邊前後二十年善揣

知虜情屢以少擊眾虜畏伏多画像拜之八月甲申羣臣奉

表請加尊號曰興化成功詔答曰余雖以興化為心未能力
致倘便以成功自大實所難安羣臣再奏表訖不允 冬十

月知邕州范旻奏劉銀時白配民物十數事辛巳悉命除之
邕州俗重祠祭被病者不敢治療但益殺雞豚徼福於淫昏

之鬼旻下令禁止出俸錢市藥物親為和合民有言病者給
之獲全愈者千計乃以方書刻石龕置廳壁部內化之會偽

漢所署知州官鄧存忠劫土人二萬眾攻圍州城七十餘日
旻屢出與戰矢集於胸猶力疾督戰賊遂小却旻創甚乃堅

壁固守遣使間道求援於廣州前後十五輩始得達援兵至
圍解旻疾未平詔令肩輿歸關所過饒丁夫官給其直旻質

之子也甲申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強竊盜不得預郊祀
赦所在長吏當告諭下民無令冒法自後將郊祀必申具此

詔寶訓載王旦言太宗時每議郊祀皆前下詔又慮強盜
特恩犯法乃詔不以救原而史館曰曆并言竊盜情輕不

可與強盜同科今立刑法志宜在酌中而史官執稱不改曰
曆舊文真宗曰當如何書且曰止可律強盜上曰理雖

今刑法然不可輒改當從史官議庶幾傳信
疏言 陛下再郊 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間有

慶澤未及節文所該者宜推而廣之方今賦入至多加以科
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桂

廣之地皆為王土 陛下誠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
之入庶乎德澤均而民力寬矣 上嘉納其言周翰曰郊祀

強盜在何日今附見申成 周翰嘗監綾錦院杖錦工過差為所
訴 上怒甚召而責之曰余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而

忍肆其酷毒將亦杖之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
上乃止 上初識周翰父彥溫於軍中以翰有文詞欲用為
知制誥天平節度使石守信亦與彥溫善守信入朝 上因
語及之守信微露 上意周翰遂上表謝 上不喜其命遂

寢

二事必不俱在此年無可繫

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銀曰

煩苛賦歛並除之民為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 詔

應州有公使處知州與通判同上曆支破今附月未會 十

一月癸巳朔江南國主煜遣其弟鄭王從善來朝貢於是始

去唐帝改印文為江南國印賜詔乞呼名從之先是國主以

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於 上上曰不可不受但以書

荅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叩頭辭讓 上曰大國之體不可

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

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 上偉度它曰 上曰出

忽幸普第時吳越王俶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

會 車駕猝至普亟出迎弗及屏也 上顧問是何物普以

寶對 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

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此若知此當奏 聞而却之

上笑曰但受之無害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普受

而謝之二事不知的在何時談苑云開寶中李煜賂普記聞

後貢之丙申吳越王俶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貢

庚戌詔曰取才之道蓋非一端近以諸道攝官悉令罷去又

慮荐更民政或著吏能雷同遐棄良可惜也宜悉令有司按

其歷任經三攝無曠敗即以名聞受偽署者不在此限 河

決澶州東滙於鄆濮壞民田 上怒官吏不時上言遣使按

鞠庚戌通判司封郎中姚恕坐棄市知州左驍衛大將軍杜

審肇免歸私第恕博興人事皇弟光義於開封為判官頗盡

裨贊嘗謁宰相趙普會普宴客閣者不即通恕怒而去普聞

之亟使人謝焉恕遂去不顧普由是憾恕 上為審肇擇佐

貳普即請用恕光義留之弗能得居澶州幾二年竟坐法誅

投其尸於河恕家人初不知也偶于中流得其尸朝服故在

後數日乃知恕所以死人謂恕罪不至此普實報私怨耳
戊午親饗 太廟始用繡衣鹵簿 己未合祭天地于南郊
大赦蠲開寶元年以前逋租 初 上擇偽蜀親兵習弓馬
者百餘輩為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於是郊禮
畢行賞 上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川班內殿
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 上怒遣中使謂之曰
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
餘悉配隸許州驍捷軍其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時內
臣有左飛龍使李承進者逮事後唐 上問曰莊宗以英武
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田獵務姑息將士每
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掾接莊
宗即隨其所欲給之如此非一失於禁戢而兆亂蓋威令
不行賞賚無節也 上撫髀嘆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
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戢之求以滋弊誠為兒戲
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我法惟有劍耳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十三

太祖皇帝紀十三

開寶五年春正月丁酉禁民鑄錢為佛像浮屠及人物之無用者 上慮愚民多毀農器以邀福故禁之 前鄆州盧縣尉鄆陵許永詣匭自言父瓊年九十有九長兄年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有九而永年已七十有五欲求近地一官以就養 庚子 上召見瓊於便殿問以近事瓊歷歷能記 上悅因厚賜而遣之即授永為鄆城縣令 吏部尚書致仕陳國公張昭卒戒其子曰吾歷事數朝無功德及人勿請謚及立碑以重吾過也 二月乙亥以荆南荆門鎮為荆門軍 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熙古守本官叅知政事 上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損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為左右內史府 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修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從善為南楚國公從鎰為江國公從謙為鄂國公 宮殿悉除去鴟吻 閏二月辛卯朔皇弟二女封延慶公主 壬辰權知貢舉扈蒙奏合格進士京兆安守亮等十一人 諸科十七人 上台對於講武殿始下詔設榜新制也 癸巳以江南進奉李從善為奉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陰為戰守之計 上使崇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忌之賂其侍者竊取仁肇函象懸之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間鴟殺仁肇 庚子延慶公主出降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石保吉保吉守信之子也 初平嶺南命太子中允周

仁俊仁俊未見知瓊州以儋崖振上謂宰相曰遐荒炎瘴不必別

命正官且令仁俊擇偽官因其俗治之 辛卯仁俊列主駱

崇璫等四人 上曰各授檢校俾知州事徐觀其効可也四

州屬瓊管乃三月嶺南民有逋賦者縣吏或為代輸或於

兼并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子以質知容州毋守素表奏其

事甲申詔所在嚴禁之 夏四月 上按嶺南圖籍州縣多

而戶口少命知廣州潘美及轉運使王明度其地理并省以

便民甲午初廢白州及常樂州 己亥以參知政事薛居正

子惟吉呂餘慶子惟恭樞密副使沈義倫子繼宗並為西頭

供奉官 五月乙丑廢澄賓潯鬱富恩明康綉禹順牢黨羅

等十三州前後州廢縣又四十九 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

都選其少壯者為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採

珠為業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

都凡採珠必以石繩索繫於是而沒焉深或至五百尺溺死

者甚眾鋹所居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侈靡及王師至

并府庫悉焚之於是潘美等於煙燼中得所餘玳瑁真珠來

獻且言採珠危苦之狀 上亟命小黃門持示宰相速降詔

罷之 辛未河大決澶州濮陽縣壬申命潁州團練使曹翰

往塞之翰辭於便殿 上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

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頓

首拜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灾星為之退舍今 陛

下憂及兆民懇禱如是固宜上感天心此必不能為灾也癸

酉 上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

時政有關使然耶趙普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

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為灾乃是臣等失職 上曰朕

又思之恐掖庭幽閉者眾昨令編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

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其以情言得有名悉厚賜遣之矣普等皆稱萬歲 河又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諸州皆大水 陝州言民范義起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人古真年少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起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 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而可以赦論乎命斬之 六月戊子朔徙崖州於振州遂廢振州 庚寅河決陽武縣汴水決鄭州宋州 乙巳廢壁州 戊申發諸州兵士及下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曹翰護其役未幾河決所皆塞是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牘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嘗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岍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即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白告者著纂禹元經十二篇 上聞之召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授以官告固辭父年老求歸奉養詔從之 先是女真寇白沙塞掠官馬三疋民百二十八口既而遣使以馬來貢詔止之於是首領勃海郡等三人復來貢言已令部落送先所虜白沙寨民及馬詔切責其前寇掠之罪而嘉其效順之意放還貢馬使者 秋七月庚午皇第三女封永慶公主 甲申永慶公主出降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魏咸信咸信仁浦子也公主嘗衣貼綉鋪翠襦入宮中 上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 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

端主慚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
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 上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

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
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

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按魏載此事以為魏國長公主

太祖時周未嘗封不當云主家恐有差誤而此 三司言倉

儲月給止及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

運 上大怒召權判三司楚昭輔切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

曰不足尔不素為計度今倉儲垂盡乃請分屯兵師括率民

船以給饋運是可猝致乎且設尔安用苟有所闕必罪尔以

謝眾昭輔惶恐計不知所出乃徑詣開封府見皇弟光義泣

告乞於 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營辦光義許之昭

輔出光義問右知客押牙永城陳從信曰事將奈何從信對

曰從信嘗遊楚泗間見糧運停限之由良以舟人日食旋於

所歷州縣勘給故多凝滯若自起發即許日併支往復皆可

以責其程限又楚泗間運米入船至京師輦米入倉宜各宿

備運卒皆令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

里舊定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今若去淹留之虛日則歲可

增一運矣又聞三司欲籍民船若不許則無以責辦若盡取

之用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絕不若募其船之堅實者令運糧

其損敗者任民載樵薪則公私俱濟今市中米貴官乃定價

斗錢七十商賈聞之以其不獲利無敢載至京師者雖富人

儲物亦隱匿不糶是以米益貴而民將憂其餒殍也光義然

之明日具以告 上悉從其言由是事集昭輔亦免責焉 陳

信傳云事在開寶三年秋寶訓云在二年按楚昭輔權判三

司實四年五月安得三年秋寶訓云在二年按楚昭輔權判三

至抵京師冬十月是後信之策行也先是大理正內黃李符知歸州

轉運使制置有不合理者符即上言 上嘉之秩滿歸闕
上以京西諸州錢帛不登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南面轉運
事書李符到處似朕親行八字賜之令揭於大旗常以自隨
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于今
丙申命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兼嶺南轉運使王明為副
使太子中允許九言為判官轉運判官自九言始也 九月
庚午復壁州 樞密使李宗矩與宰相趙普情義篤好往來
甚厚因以其女妻普子承宗 上聞之不喜先是樞密使及
宰相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 上始令分異之有鄭申者客
李宗矩門下僅十年崇矩知其險詖無行待之漸薄申遂怨
恨擊登聞鼓告崇矩受太原人席義叟黃金私托翰林學士
扈蒙與義叟甲科引軍器庫使范陽劉審瓊為證 上大怒
因召審瓊詰問審瓊具言其誣 上怒稍解 癸酉崇矩罷
為鎮國節度使賜仲同進士出身酸棗縣主簿後仲死其母
貧餓詣崇矩子繼昌求乞家人競前答遂繼昌獨召見與白
金百兩時稱繼昌長者 禁玄象器物天女圖識七曜曆太
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於私家有者並送官冬十月復
康州 戊戌詔邊遠官歲才二周即與除代所司專閱其籍
勿使踰時 癸卯詔功德使與左街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
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
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衰步履輕疾每水旱必召於禁
中設壇場致禱其法精審 上甚重之 是月運江淮米拾
萬碩至京師皆汴蔡兩河公私船所載也十一月 癸亥禁
釋道私習天文地理 己巳詔諸道舉人自今並於本貫州
府取解不得更稱寄應如從化外至者先投牒開封府奏請
旨方許就試其國學亦不得妄署監生參預薦送 甲戌廢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十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十四

太祖皇帝紀十四

開寶六年春正月甲子以雲安監為雲安軍又以遂合渝瀘
昌開達渠巴蓬資戎涪忠萬夔施十七州及廣安梁山雲安
三軍別置水陸計度轉運使仍以知雲安監太子中允張顥
充使 二月丙申運京師米二萬碩賑曹州飢民 辛丑以
著作佐郎陸光範為在京糧料使太僕寺丞趙巨川為西京
糧料使 穀贖 巨川國初承舊制用三司大將領糧料之職於
是改任京官 三月己卯朔房州言周鄭王殂 上素服發
哀輟視朝十日命還葬慶陵之側曰順陵謚曰恭帝 辛酉
新及第進士雍丘宋準等十人諸科二十八人詣講武殿謝
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應對失次絀去之濟
川翰林學士李昉鄉人也昉時權知貢舉 上頗不悅會進
士徐士廉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舍非常 上以問翰林
學士盧多遜多遜曰頗亦聞之 上乃令貢院籍終場下第
者姓名得三百六十八人癸酉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
準以下及士廉等各賜紙札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
左司員外郎侯陟等為考官乙亥 上御講武殿親閱之得
進士二十六人士廉預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
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
及第又賜準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考官右
贊善大夫楊可法等皆坐責自茲殿試為常式 壬午以教
船池為講武池閔河為惠民河五丈河為廣濟河 禁銅錢
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夏四月乙酉詔諸州考試
官令長吏精選僚屬有才學公正者充知貢舉與考試官同
看詳義卷定其通與否即駁放不得優假虛至終場中禁私

薦屬舉人募告者其賞有差舉人勒還本貫重役永不得入
科場 復置南義州 辛丑翰林學士盧多遜等上所修開
寶通禮二百卷義纂一百卷並付有司施行詔改鄉貢開元
禮為鄉貫通禮本利並以新書試問 是日遣盧多遜為江
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國主歡心及還艤舟宣化
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
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命中書舍人徐鉉等通夕
讐對送與之多遜乃發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
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 上嘉
其謀始有意大用 壬寅命知制誥張澹權祗應翰林院事
澹本傳云權直學士院今從實錄 戊申詔參知政事薛居正監修梁後唐
晉漢周五代史 知制誥王祐等上重定神農本草二十卷
上製序摹印以頒天下 癸丑詔曰堂後官十五人從來

世宗

二

不曾替換宜令吏部流內銓於前資見任令錄判司簿尉內
揀選諸會公事有行止無違闕者十五員具姓名奏當議差
補仍三年與替若無違闕其令錄除陞朝官判司簿尉除上
縣尉孔崇照皆授諸州上佐用之崇照又為眉州別駕充堂後
官尋又得新城州錄事參軍任能前郫縣令夏德崇前三原
縣尉孔崇照皆授諸州上佐用之 上知堂吏擅中書權多
為姦賊欲更用士人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遂召舊任者劉
仲華等四人面加戒勵令後故歲滿無過與上縣令稍有愆
咎重寘其罰 供備庫使李守信受詔市木秦隴間盜官錢
鉅萬及代歸為部下所苦守信至中年縣聞其事自到於傳
舍 上命司勳郎中監在京商稅務蘇曉按之逮捕其衆右
拾遺通判秦州馬適妻守信女也守信嘗用木為筏以遺適
曉獲其私書以進 上將赦之固請寘適於法法坐適棄市

仍籍其家餘所連及者多至破產盡得所盜官錢 上悅

癸亥以曉為右諫議大夫復監在京商稅務曉無子有一女甚愛之亦先曉卒人以為深刻所致云 樞密副使沈義倫

居第卑陋處之晏如當時貴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主者敗皆自啟於 上前義倫亦嘗市木為母營佛

舍因奏其事 上笑謂義倫曰爾非踰矩者所居第尚不葺

因遣中使按圖督工匠五百人為治之義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 上亦不違其志 戊辰詔曰朝廷立

取士之科分署吏之秩所以辨等威異乎編民真偽相參俾名與實之斯濫宜有釐革無容混淆自今諸州有冒稱鄉銜

攝官並不得以客禮謁見州縣官吏假署文牒所在官司追毀之其有經試舉人及歷承乏視事之官不用此制 甲戌

以殿中侍御史鉅野馬炳為侍御史知雜判御史臺事 上

留意聽斷專事欽卹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詔炳謂曰

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汝也賜金紬以勉之 京城左右軍巡院典司按鞠開封府

舊選牙校分掌其職 上哀矜庶獄始詔改任士人六月癸未朔以前館陶縣令李萼為光祿寺丞兼左軍巡檢安豐縣

令趙中衡為太府寺丞兼右軍巡檢 辛卯召京百司吏七百餘人見於便殿 上親閱試勒歸農者四百人 初蜀民

所輸兩稅皆以足帛充折其後市價愈高而官所收止依舊例 上慮其傷民壬寅詔西川諸州凡以足帛折稅並準市

價 初雷德驤青商州司戶參軍刺史以德驤舊為尚書郎頗賓禮之及奚嶼知州希宰相意至則倨受廷參德驤不能

堪出怨言嶼聞之怒有言德驤嘗為文訛朝廷嶼因召德驤與語潛遣吏給德驤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驤具事以聞

上貸其罪削籍徙靈武德驤子有鄰意趙普實擠排之曰夜
求所以報普者於是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在職歲久或稱其
名請托受賕而秘書丞王洞與德驤同年登第有鄰每謂造
於洞洞多委以家事一日托有鄰市白金半挺曰語有鄰曰
此欲與胡將軍胡將軍謂贊也有鄰亦嘗出入贊家故洞語
之時又有詔應攝官三任解由全者許投牒有司即得引試
錄用有鄰素與前攝上蔡主簿劉偉交游知偉雖三經攝而
一任失其解由偉兄前進士侁為偉造偽印得送銓遂上章
告其事并言宗正臣趙孚乾德中授西川官稱疾不之任皆
宰相之庇 上怒悉下御史獄鞫實 上始有疑普意矣壬
寅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陞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 癸
卯偉坐棄市罪孚及洞侁贊可度並決杖除名贊可度仍籍
沒其家財以有鄰為秘書省正字厚賜之有鄰自是累上疏

此可

四

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箠其背有鄰號呼聲
聞於外數日而死 廢瀧州復春州丁未復尋州賓州趙普
之為政也專廷臣多疾之 上初聽趙玘之訴欲逐普既而
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數毀短普且言普嘗以隙地私易尚
食蔬園廣第宅營邸后奪民利 上訪諸李昉昉曰臣職司
書詔普所為臣不得而知也 上默然自李崇矩罷 上於
普稍有間及趙孚等抵罪普恩益替庚戌復詔薛居正呂餘
慶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易州言刺史賀惟忠
卒惟忠性剛頗知書洞曉兵法有方略在易州葺治亭障撫
士卒能得其心每乘塞兵所向無敵名震北虜十餘年間不
敢寇邊民賴之及卒 上甚嘆惜即錄其子昭度為供奉官
先是諸道州府任牙校為馬步都虞侯及判官斷獄多失
其中秋七月壬子朔詔罷之改馬步院為司寇院以新及第

進士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叙相當者為司寇叅軍 中書擬
左補闕辛仲甫為淮南轉運使 上不許 乙亥選授三司
戶部判官賜錢一百萬有權酷主吏武希璉等二十餘輩通
歲課三十餘萬緡連年械繫竭資產不能償餒死者數人榜
督不已仲甫奏除之又請百官折俸令估實直 八月草澤
王德芳上修河利害辛卯賜德方同學究出身 泗州軍事
推官侯濟決杖除名濟嘗應拔萃科當試判時假手於人至
是為人所發故也 甲辰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
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普獨相幾十年沉毅果斷
以天下事為己任 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嘗欲除某人
為某官不合 上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
之 上怒裂其奏投諸地普頽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
復進之 上悟乃可其奏後果能稱職聞又有立功當遷官

此中

五

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與之 上怒曰朕固不與遷官
將奈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
天下之刑賞非 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 上弗
聽起普從之 上入宮普立於宮門良久不去 上卒從其
請一日大宴雨驟至 上不悅雨久不止 上怒形於辭色
左右皆震恐普因進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於大宴何損不過
沾濕供帳樂衣耳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各歡喜作樂適其
時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 上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
上意類如此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閣中外表疏普意不欲
行者必投之壺中束緡焚之其多得諉咎殆由於此也普既
出鎮上書自懇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
德豈有間然矧 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願命夫
知臣者君願賜昭鑒 上手封其書藏之金匱

雨中作樂據
丁謂說錄

太祖狀大宴皆用秋月不知是何年按是月流內銓上言請復

四時選應引對者每季一時引對詔從之時國家取荆衡克

梁益下粵東闢土既廣吏員多闕是以歲常放選人曹南投

狀益成送銓司依次注擬其後選部闕官又特詔免取解非

時赴集謂之放選習以為常取解季集之制有名而無實矣

此據本志實錄不書會要乃稱九月吏部侍郎參知政事

呂餘慶以疾求解職丁卯罷為尚書左丞餘慶上霸府元

僚趙普李處耕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處耕獲罪時餘

慶知江陵還朝上委曲問處耕事餘慶具以實告及普忤

旨左右爭傾之餘慶獨為明辨上意稍解時稱長者己

已皇弟開封尹光義封晉王山南西道節度使光美為永興

節度使兼侍中皇子貴州防禦使德昭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同平章事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居正為門下侍郎樞密副

使戶部侍郎沈義倫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天平節度使石

守信兼侍中歸德節度使高懷德忠武節度使王審琦並加

同平章事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為中書舍

人參知政事左驍衛大將軍判三司楚昭輔為樞密副使

辛未靜江節度使殿前都虞侯楊義為建武節度使殿前都

指揮使自韓重贇罷殿前都指揮使凡六年不除授於是乃

以命義壬申詔晉王位居宰相上詔西京諸殿門列戟如

東京之制江南內史舍人潘佑與戶部侍郎李平平見乾祐元年

最相親善佑好神仙事平頗知修煉導養之術言多妖妄佑

特信之佑自言與神仙通接佑父處常今已為仙官甚貴重

而已及佑亦仙官也各於其家置淨室圖像神怪披髮裸袒

而祭人莫得窺平語佑曰六朝大臣塚中多寶劍及寶鑑得

而佩之可以辟鬼法神仙矣佑求之甚切不能得會張洎亦

好方士之說乃共買雞籠山前古塚地數十頃以為別墅遇
休沐則相與聯騎率僕夫具畚鍤而往破一塚得古器必傳
之良久吟嘯自若曰未知此生發得幾塚其怪誕類此佑嘗
言於國主曰富國之本在厚農桑因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
并有買貧者田皆令歸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使盡
闢曠土以種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符命行下急於星火
百姓大擾國主遽遣罷之佑疑執政阻己乃歷詆大臣與握
兵者兩兩為朋旦夕將謀竊發且言國將亡非己為相不可
救江南政事多在尚書省因薦平可知省事司天監楊熙澄
可任樞密軍校侯英可典禁衛國主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
宰相湯悅等數十人國主手書教誡之佑遂不復朝謁居家
上表言陛下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萬助河河東
曰率官吏朝覲此亦保國之良策也國主始恨之不復答佑
復請致仕入山避難國主以為狂恣置不問又十月壬午佑
上第七表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近者
連上封章指陳姦究畫一其罪將數萬言皎若丹青坦然明
白詞窮理當忠邪洞分皆陛下黨蔽姦回曲容諂偽受賊臣
之佞媚保賊臣如骨肉使國家悻悻如日將暮不顧億兆之
患不憂宗社之覆以古觀之則陛下之為君無道深矣古有
桀紂孫皓破國亡家由已而作為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
姦回以敗亂其國家是陛下為君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必
退之心有死而已終不能與姦臣雜處而事亡國之主使一
旦為天下笑陛下若以臣為罪願賜誅戮以謝中外國主大
怒推其狂悖誇訕始由李平乃先收平下大理獄後使收佑
佑即自殺母及妻子徙饒州平乃縊死獄中國主尋復謂左
右曰吾誅佑思之踰旬不決蓋不獲已也明年皆宥其家廩

給之佑初與張洎為忘形之交其後俱為中書舍人不並立
稍相持佑嘗答洎書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佑之死
洎頗有力焉洎時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莫二清輝
殿在苑中國主不欲洎遠離左右故授以此職洎與太子太
傅臨汝郡公徐遼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遊別居澄心堂密
畫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祐等出入宣行之中書密
院乃同散地 丁酉除名人雷德驥為秘書丞分判御史臺
三院事 甲辰特赦中書樞密院三司及諸司吏自前隱欺
未覺等罪使之自新 初左藏庫使元城田仁期為官官所
譖 上怒立詔仁朗面詰之至殿門先命去冠帶仁朗神意
不撓從容言曰臣嘗為鳳州路壕寨都監伐木除道從大軍
破蜀秋毫無所犯 陛下用之令主藏禁中豈復為姦利以
自污 上怒解乙巳以仁朗為權易使 十一月癸丑令常

參官進士及第者各舉有文學官一人 少府監致仕盧億
有高識惡其子參知政事多遜所為嘗曰趙普元勳也而小
子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十二月庚子
億以憂卒丙午多遜起復 女真遣使來貢馬 是歲命參
知政事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以見行長定資格及泛降
制書考正違異削去其重複補其闕漏參詳議取悠久可用
之文為長定格三卷有旨限選數集人取解出身科目銓司
檢勘注擬加選減選之狀南曹檢勘用闕年滿伎術考課春
闈雜處分塗注乙凡二十條總二百八十七事循資格一卷
制勅一卷起請條一卷書成上之頒為永式自是銓綜益有
倫矣 重定循資格實錄在七月
己未今從本志繫之歲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十五

太祖皇帝紀十五

開寶七年二月壬辰慶州言刺史姚內斌卒遣中使護喪歸
奠洛陽內斌在慶州踰十年邊人畏服曰目為姚大蟲言其
燒勇如虎也 四月丙午命左補闕南皮實黃中檢視廣南
民田黃中廉直平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
五月甲寅以密州所舉貞廉德行忠孝人齊得一為章正縣
主簿得一初以五經教授鄉里子弟自遠而至晉末遭亂其
家為州將所屠得一脫身免訴諸朝廷州將坐黜得一乃還
家布衣蔬食不復仕進于是應詔來京師策試中選故有是
命 監察御史渤海劉蟠受詔於廬舒等州巡茶蟠承羸偽
稱商人抵民家求市民家不疑出茶與之即擒實於法壬戌
命蟠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事 秋七月盧多遜既還江南國

主知 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冊封 上不許於是復遣閻

門使梁迥使為迥從容問國主曰朝廷今冬有紫燎之禮國

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迥歸 上始決意伐之此梁迥夏

出使不知果何初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遂上書言

事不報陰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絲繩其中維

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返而得其丈

尺之數遂詣闕上書言有策可取江南 上令學士試賜及

第授舒州團練推官若水告 上以母及親屬在江南恐為

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 上即詔國主護送國主聽命戊辰

召若水為贊善大夫且遣使詣荆湘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

黃黑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師也 八月先是吳越王俶

遣元帥府判官福人黃夷簡入貢 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

當訓練兵甲江南倔強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

感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也特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峙什物無不悉具乃召進奏使錢文贊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於城南建離宮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賜之且以草詔示文贊遂遣文贊賜俶羊馬諭旨於俶戊寅例遣其行軍司馬孫承祐入貢丁亥辭歸上厚賜俶器幣且密告以師期承祐俶妃之兄本伶人以妃故貴近因是專其國政時謂之孫總監言無所不領轄也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先赴荆南丙寅復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侯洛陽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上已部外諸將而未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朝擇羣臣可遣者先是左拾遺知制誥開封李穆與叅知政事盧多遜同門生上嘗謂多遜曰穆性仁善文辭之外無所預多遜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試之丁卯遂遣穆使江南穆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清輝殿學士右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國主無入朝時喬與洎俱掌機密國主委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望全濟之恩今若此者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且熟計慮毋自貽後悔使還且言其狀上以為所諭切要江南亦謂穆言不欺已使還當在此月後今并言之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侯清池劉遇東上閣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荆南冬十月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鑑水部郎中龔慎修重幣入貢且置宴上皆留之不報曹彬與諸將入辭

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
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
斬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視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

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按此氏聞錄云趙普實薦曹彬

不氏誤今丁酉以吳越王淑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

使仍賜戰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

倣前鋒且監其軍甲辰以曹彬為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

軍戰擢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彬為先鋒都指揮使初王師

直趨池州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

遣使奉牛酒來犒師尋覺異於它日池州守將戈彥遠棄城

走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入作使郝守濬

守濬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

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

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丘陸萬友

往守之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

餘艘生擒八百餘人銅陵在池州陳庚申知制誥史館修撰

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舍

人執筆螭坳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極其詳備後唐明宗亦

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送史館近朝以來

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庭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

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為

虞無曰肯說史官以疎遠是隔何由得聞望自今凡有裁制

之事優卹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冊者並委宰臣參知政

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令盧多遜專其職

壬戌曹彬等至當塗雄遠軍判官婺源魏羽以城降雄遠即

當塗也江南置軍于其縣王師先拔蕪湖又克當塗遂屯采

石磯 甲子監修國史薛居正等上所修五代史百五十卷
明日 上謂宰相曰昨觀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跡乃
至如此宜其旋被賊虐也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衆
於采石磯生擒一千餘人及馬步軍副部署楊牧兵馬都監
孫震等又獲戰馬三百匹初江南無戰馬朝廷每歲賜與百
匹至是驅為前鋒以拒王師既獲之後驗其印記皆朝廷所
賜者也 十一月詔移石牌鎮浮梁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
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 初為浮梁國主聞之以
語清輝殿學士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無有此事此必不成
國主曰我亦謂此兒戲耳於是遣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
彥華督水軍萬人天德都虞侯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
將行國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見顯德三
年杜真未見
戊子吳越王俶遣使修貢謝招撫制置之命也并上江南國
主所遺書其略云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
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爾 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致書於
權知雄州內園使孫全興其畧曰兩朝初無纖隙若交馳一
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因休疲民長為鄰國不亦休哉辛丑
全興以琮書來上 上命全興答書許修好焉全興
未見 鄭彥
華杜真與王師遇真以所部先戰彥華擁兵不救真衆敗十
二月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記籍但稱甲戌歲
益募民為兵民以財及粟獻者官爵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十六

太祖皇帝紀十六

開寶八年春正月乙酉 上謂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常夙夜畏懼防非宥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為臣者或不終其名節而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斯可戒矣 庚寅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度淮南取艦實以葭葦巨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數千級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背地而戰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騎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沂沭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其神衛都軍頭鄭賓等七人 二月甲子

上謂宰臣曰年穀豐登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此所宜共思濟急振舉闢政庶成開泰之基也 丁卯知制誥王祐權知貢舉知制誥扈蒙左補闕梁周翰秘書丞雷德驥並權同知貢舉命權同知貢舉始此 戊辰 上御講武殿覆試王祐等所奏合格舉人王式等因語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貧之路甚無謂也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弊矣式等皆頓首謝於是內出詩賦題試得進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人詩科三十四人江南進士林松雷說試不中格以其間道來歸並賜三傳出身嗣宗涿州人初授秦州司寇參軍時侍御史路冲知州事為政苛急盜賊羣起嗣宗乘間極言其失冲大怒繫嗣宗於獄又教民之無賴而嘗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使者按劾具聞訟者罔誣之罪以聞嗣宗始獲免

記聞云冲令嗣宗對

當考與手搏得狀元是月江南知貢舉戶部員外郎伍喬放

進士張確等三十人自保大十年開貢舉迄于是歲凡十七

榜放進士及第者九十三人九經一人此據城下而紀年王師

不廢李煜是三月 上性寬仁多恕尚食具膳有時務故特書之不知

緣食器旁謂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嘗讀堯典嘆曰堯舜之

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發網之密耶蓋有意於措刑

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已丑有

司言自二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 夏四月

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 上曰

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

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

樂部遷轉爾乃命為太常寺太樂署令 五月初陳喬張洎

為江南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王師師入其境國主弗憂

此

一

也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郵政事軍書告

急非徐元禠等皆莫得通師薄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

將皆已死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暉初

年祐六年尚少國主委以兵柄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

國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眾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

聞兵敗則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繼勳從子紹傑以

繼勳故亦為巡檢使親近繼勳嘗令紹傑密陳歸命之計國

主不從徧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王師者繼勳必鞭其

背拘囚之由是眾情憤怒又托以軍中多務罕入朝謁國主

召之亦不時至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王師列柵城外旌旗

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勳付獄責以流言惑眾

及不用命之狀并紹傑殺之軍士爭鬪割其肉頃刻都盡繼

勳既誅凡兵機處分皆自澄心堂宣出寶洎等專之也于是

是

遣使召神衛軍都虞侯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令贇業之子也業初見顯德三年擁十萬衆屯湖口諸將請乘江漲速下令贇曰

我今進前敵人必及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絕其為害深矣乃以書召南都留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先已病遷延不行令贇亦不敢進國主屢促之令贇不從克貞

再用子也再用初見乾寧三年六月辛酉前鳳翔節度使太師兼中

書令魏王符彥卿卒報三日朝官給奠事彥卿武勇有謀善用兵契丹自陽城之敗尤畏彥卿或馬病不飲齧必唾而呪

曰是豈有符王耶契丹既滅晉北歸耶律德光母問其左右曰彥卿安在或對曰在徐州母曰不與彥卿來何失策之甚

也甲子彗出柳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輿鬼距東壁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滅秋七月初江南捷書累至邸吏

督李從鎰入賀潘慎修以為國且已當待罪何賀也自是羣

臣稱慶從鎰即奏表請罪上嘉其得體遣中使慰撫供帳

牢餼悉從優給壬午復命李穆送從鎰還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左司員外郎權知揚州侯陟

受賕不法為部下所訟追赴京師陟素善參知政事盧多遜自度繫獄必窮屈乃私遣人求哀於多遜時金陵未拔上

頗歎兵南土卑濕方秋暑軍中又多疾疫上議令曹彬等退屯廣陵休士馬以為後圖多遜爭不能會陟新從廣陵來

得知金陵危蹙多遜教令上急變言江南事陟時被病上令皇城卒掖入見即大言曰江南平在朝夕陛下奈何欲

罷兵願急取之臣若誤陛下請夷三族上屏左右召升殿問狀遽寢前議赦陟罪八月甲辰復以陟判吏部流內

銓或云已發詔罷兵有陟言始命九月王師初起江南以京

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都虞侯劉澄澄未嘗事藩邸國主尤

親任之擢為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大未舍離孤孤亦難與
卿別但此非卿不可副孤心澄涕泣奉辭歸家盡輦金玉以
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勲業國
主聞之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
已懷鄉背堅曰兵勝則可不勝立為虜矣救至而後圖戰未
晚也國主尋命凌波都虞侯盧絳自金陵引所部舟師八千
突長圍來救絳至京口舍舟登岸與吳越兵戰吳越兵少却
絳方入城圍復合固守踰月自相猜忌澄已通降款慮為絳
所謀徐謂絳曰間者言都城受圍曰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亦
何為絳亦知城終陷乃曰君為守將不可棄城而去宜赴難
者惟絳可爾澄偽為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遂潰圍而出
初怒一裨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之曰盧公怒尔尔不生矣
裨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言告尔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

諭以降事令先出道意裨將曰某家在都城將奈何澄曰事
急矣當自為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於是裨將踰城而出
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主兵者來告澄作色曰吾謂公
已斬之矣何得令逃也絳已去澄徧召諸將卒告曰澄城守
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為生計諸君以為如何將卒皆
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
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尔諸君不聞楚州耶初
周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克盡屠之故澄以此脅眾戊寅澄
帥將吏開門請降潤州平絳聞金陵危甚乃趨宣州日夕酣
飲為樂或勸赴難皆不答乙酉除名入宋惟忠棄市坐私
習天文妖言惑眾為其弟惟吉所告故也初李從鎰至江
南諭上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符命以為金湯之
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退國主乃止李穆既還上復

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

錄李從鎰以十月十一日到還其師則當是九月半以後也初九

江南是以後李從鎰亦不在京南而煜傳載煜則似後周與

簡奏上者其詞有云在京二弟恤養優豐據此則似後周與

故或善俱未嘗還也煜既還此追念從鎰未還時并蒙恤

不養故即然李穆再使江且南其歸也煜亦當有復命而史絕

道士周惟簡者鄱陽人隱居洪州西山國主召之館于紫極

宮常以冠褐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于是張洎薦

惟簡有遠畧可以談弭兵因復召為給事中與修文館學

士承旨徐鉉同使京師時國主屢督朱贇令舉湖口兵來援

謂鉉曰汝此行即當止上江援兵勿令東下鉉曰臣此行未

必能排難解紛城中所恃者援兵耳奈何止之國主曰方求

和好而復召兵自相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曰要以社稷為

計當置臣度外爾國主泣下即拜左僕射參知左右內史事

鉉固辭國主又以惟簡雅素高尚不近榮利親寫十數紙題

寫奏曰今惟簡乘間求哀欲謝政養病冬十月己亥朔曹彬

等遣使送鉉及惟簡赴關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

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盡

于是大臣亦先白上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

笑曰第去非尔所知也既而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

陛下師出無名上徐召之升殿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

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異數百上曰爾謂

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惟簡尋以奏自進上覽之

謂曰尔主所言我一不曉也上雖不為緩兵然所以待鉉

等皆如未舉兵時壬寅鉉等辭歸江南按實錄徐鉉周惟簡

史及談苑所載附之鉉詞有不如今以五代史所載附之初

見時後遂詰責之初猶以理折鉉後乃遣莊宅使王仁珪

直加言威怒其勢或當也更須詳考

內供奉官李仁祚與知河南府焦繼勳同修洛陽宮室 上始謀西幸也 朱令贇自湖口以衆入援號十五萬縛木為茂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千人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兵屯獨樹口遣其子乘驛入奏且謂增造浮梁三百以襲令贇 上曰此非應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使令明于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即稍逗留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贇獨乘大航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幡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聚兵急攻之令贇勢蹙因縱火距鬪會北風甚火及及之其衆悉潰己未生擒令贇及戰棹都虞侯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特此援由是孤城愈危盛矣 幸紀及劉遇傳皆云橋令贇于皖口 王明傳乃云小孤山江南野錄又云席 監察御史劉蟠性清介寘合能攻苦食淡信壬數設詐以卜人上之遇蟠領時染

卷三

六

院乙丑 車駕臨幸蟠伺 上將至輒衣短後衣芒履持挺親督役頭蓬不治遽出迎謁 上以為能勤其官賜錢二十萬 十一月徐鉉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入奏辛未對于便殿鉉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曾朝謁非敢拒詔也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 上與及覆數四鉉聲氣愈厲 上怒因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 上復詰責惟簡惟簡益懼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進意李煜強遣臣來爾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它日願得栖隱上憐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 先是曹彬等列二寨攻城潘美居其北以圖來上 上視之指北寨謂使者曰此宜深溝自固江南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語曹彬等併力速成之不然將為所乘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草詔令徒

置戰棹以防他變使者食已即行彬等承命自督丁夫掘塹
塹成丙戌江南人果夜出兵五千襲北寨人持一炬鼓噪而
進彬等縱其至乃徐擊之皆殲焉其將帥佩符印者凡十數
人 王師圍金陵自春徂冬居民樵採路絕兵又數敗城中
奪氣曹彬終欲降之故每緩攻累遣人告國主曰此月二十
七日城必破矣宜早為之所國主不得已約先令其子清源
郡公仲寓入朝既而久不出前數日彬已遣人督之且告曰
郎君不須遠適若到寨即四面罷攻矣國主終惑左右之言
以為城堅如此豈可尅日而破但報云仲寓趣裝未辦宮中
宴餞未畢二十七日乃可出也彬又遣人告曰若二十六日
出亦無及矣國主不聽先是 上數回使者諭彬以勿傷城
中人若猶困鬪李煜一門切無加害於是彬忽稱疾視事諸
將皆來問疾彬曰予之疾非藥石所療必須諸公共為信誓

世宗

七

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
約言既畢彬即稱愈 乙未城陷初陳喬張洎同建不降之
議事急又相要以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於是携要子及
索裝入至宮中引喬同見國主喬曰臣負陛下願加顯戮若
中朝有所詰責請以臣為辭國主曰曆數已盡卿死無益也
喬曰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何面目以見國人乎遂縊洎乃告
國主曰臣與喬共掌樞務今國亡當俱死又念陛下入朝誰
與陛下辯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待也 國史張洎傳洎
自經史蓋洎視喬氣絕乃下而談苑載喬縊于未視事廳洎
背約告洎死亦何待喬氣絕乃下而談苑載喬縊于未視事
閣者繆甚矣請如前約喬遂死而洎拮据死抵洎固不破時
國主不許其度國也 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
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彬即選精兵千人守其門外令曰有欲

入者一切拒之始國主令積薪宮中自言若社稷失守則盡室赴火死及見彬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為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宮惟意所欲取行營右廂戰棹都盡梁迥及田欽祚等皆諫曰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笑而不荅迥等力爭不已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無慮也又遣五百人為輦載輜重煜方憤嘆國亡無意蓄財所操持極鮮頗以黃金分賜近臣獨右內史學士張泌不受詣彬自陳願奏其事彬謂泌邀名不許但取金輸之官彬既入金陵中嚴禁暴之令士大夫賴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為軍士所掠者即時遣還之因大蒐於軍中得匿人妻子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惟圖籍衣衾而已 十二月己亥朔日江南捷書至京凡得州十九軍二縣一百有八戶六

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稱賀 上泣謂左右曰宇縣

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刃者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以賑城中飢民辛丑赦江南管內等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置文武官吏見釐務者並仍其舊 上令太子洗馬河東呂弔祥詣金陵籍煜所藏圖書送闕下 己未以恩赦侯劉鋹為左監門上將軍衛封彭城郡公去恩赦之號 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判門下省與判吏部流內銓侯陟不相協陟所注擬祐多駁正陟訴於盧多遜多遜初為學士陰傾宰相趙普累風祐助己祐不聽多遜曰昔唐宇文融與張說有隙為融所讒而出說復集賢融遂敗因以傳示多遜且勸釋之多遜不悅祐坐陟事癸酉黜為鎮國行軍司馬 司馬光曰記云祐坐以百口保大名節 鳳翔也 開寶三年彦卿已徙 先是 上嘗召吳越進奏使任

知果令諭旨於其王叔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
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復還不久留也朕三執
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崔仁奧亦告叔曰主上英武所
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叔深然之
丁卯例請赴長春節朝覲詔許之是歲詔貢士之下第者
特免將來請解許直詣貢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十七

太祖皇帝紀十七

開寶九年據資治通鑑例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武德元年

年明皇先天祐四年正月便太宗于開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正月便太宗于開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年即位十一月二日改元不俟踰春正月戊辰朔御乾

元殿受朝 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太原郡守文奉露布以

江南國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四十五人來獻 上御明

德門受獻煜等素服請罪詔並釋之各賜冠帶器幣鞍勒馬

有差時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鋹 上曰煜嘗奉正朔非鋹

比也寢露布不宣煜初以拒命頗懷憂恚不欲生見 上守

文察之知因謂煜曰國家欲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

至之責耶煜心始安徐炫從煜至京師 上召見鋹責以不

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鋹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

固當死不當問其他 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

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日出帛書示之

乃王師圍城洎所草詔江上救兵蠟彈內書也洎頓首請死

曰書實臣所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今得死臣

之分也辭色不變 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大有膽

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 乙亥以李煜為右千牛

衛將軍丙子以煜為司空弟皆授諸衛大將軍宗屬皆授諸

衛將軍丙子以煜為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湯悅為太子少詹

事太子太保徐游為左右史侍郎徐鉉為太子率更令右內

史舍人張洎王克貞為太子中允克貞新塗人在江南守道

中立人稱為長者徐鉉性質直無矯飾故人子弟及親族之

孤貧者求依鉉鉉必分俸開館納之 庚辰詔幸西京將以

四月有事于南郊 二月己亥群臣再奉表請加尊號曰一

統太平 上曰燕晉未伏遽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羣臣請
易立極居尊 上不得已許之 庚戌以宣徽南院使義成
節度使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自曹彬
始賞江南之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
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 上許彬以使
相為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
矣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
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嘆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
何必使相也 上慎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會要云彬以平
江而罷 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並謂之
使相唐制皆署勅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親王則分班餘
官則綴本官正銜見謝則押班凡定制除授者勅尾存其銜
而不置側注使字此據會
要附見 己未吳越王俶及其子鎮海鎮

東節度使惟濬等入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
宅案視供帳之具及至即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俶所貢奉亦
增倍於前也 上初即位召供備庫副使魏丕謂曰作坊久
積弊爾為我修整之即授作坊副使丕在職甚盡力居八年
乃遷正使 上討澤潞維揚下荆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
皆先期諭旨令治兵器無不精辦舊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丕
增造至千步三月己巳以丕領代州刺史仍典作坊時京師
有作坊諸州有作院皆有常課作坊所造兵器每旬一進
上親閱之列五庫以貯焉尋又分作坊為南北別置弓弩院
分作坊為南北在九月置弓弩院據
會要亦在此年而無月日今并書之 庚午命吳越王俶劍履
上殿詔書不名卒未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國
王妃宰相謂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 上曰行自我朝
表異恩也即令其子惟濬持詔賜之先是 上數召俶與惟

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倣拜輒令內侍掖起倣感泣又嘗
令倣與晉王光義京兆尹廷美序兄弟之禮倣伏地叩頭固
辭得止 上將西幸倣懇請扈從不許乃留惟濬侍祠遣倣
歸國是日宴講武殿謂倣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
早發倣泣涕願三歲一朝 上曰川途遼遠俟有詔乃來也
先是羣臣皆有草疏乞留倣而取其地 上不從於是命取
一黃袱以賜倣封識甚固戒倣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
羣臣乞留倣草疏也倣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
從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穎咫尺
倣豈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為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
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錄在太江祖未入觀朝及東軒
歸奇為載不復來朝皆謬也五代史云倣還國蓋以器服
珍奇待倣甚寵當無此語蓋出于魏王 丙子車駕發京師丁
繼太祖破蜀時或傳者誤節之今不取

夕次鄭州庚辰 上謁 安陵奠獻號慟左右皆泣既而登

闕北西嚮發鳴 摘指其所曰我後當葬此賜河南府民今

年田租之半復奉陵戶一年 談苑載也今從實錄西史 辛未

上至西京見洛陽宮室壯麗甚悅台知河南府右武衛上將

軍焦繼勳面獎之加彰德節度使 夏四月有司言準令宗

廟殿庭宮懸三十簾殿庭加鼓吹十二簾郊社二十簾開寶

四年郊祀誤用宗廟之數今歲親郊欲用舊禮有詔園止增

十六簾餘如前制 庚子合祭天地於南郊 國史改稱雲祀
恐失其實今從

寶錄正言之 初雨彌月不止 上遣中使齋三木與嶽神約

宿齋日雨不止當施桎梏又使禱無畏三藏塔不如約則毀

之及期始晴霽以訖成禮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

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 上生於洛

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上書陳

八難曰京邑彫弊一難也宮闈不完二難也郊廟未修三難也百官不脩四難也畿內民困五難也軍食不充六難也壁壘未設七難也千乘萬騎族暑從行八難也上不從既畢祀事尚欲留居之羣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南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上亦弗從晉王又從容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河南未久已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上不答王出上頷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晉王團練使王禹偁建隆遺事正史闕之誤也 甲辰始下詔東

歸 丙午車駕洛陽宮 辛亥至東京初李煜既降曹彬令

李煜作書諭江南諸城守皆相繼歸順獨江州軍校胡則與

牙將宋德明殺刺史據城不降詔先鋒都指揮使曹翰為招

安巡檢使率兵討焉江州城險固翰攻之不克自冬訖夏死

者甚眾丁丑始拔之翰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翰因請載盧

山東林寺五百鎮羅漢象于其上時號為押細羅漢 己未

十餘艘盡載金帛置鍊象于其上時號為押細羅漢 己未

詔自今旬假不視事賜百官休沐 六月己亥以穎州團練

使曹翰為桂州觀察使仍判穎州賞平江南之功也 上以

晉王光義所居地勢高仰水不能及庚子步自左掖門至其第遣工為大輪激金水置第中且數臨視促成其役王性仁孝 上雅鍾愛尹京十五年底務修舉 上數幸其府 恩禮甚厚嘗疾病殆不知人 上亟往問親為灼艾王覺痛

上亦取艾自灸自辰至酉王汗洽蘇息 上乃還疾良愈復

往視之賜以龍鳳璫褥又嘗宴宮中王醉不能乘馬 上起

送至殿階親掖之王帳下士蒙城高瓊左手執鐙以出 上

望見因賜瓊等控鶴官衣帶及器帛勉令盡心問謂近臣曰

晉王龍行帝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

也蔡惇夔州直筆云太宗觀遂傳呼至殿對罷宣諭曰久不

在晉王對御上馬何辭太宗懼辭遜乃密諭曰他日汝自合當

也遂再拜太祖繼及之意蓋先殿庭而昭憲榻前矣今不取

武寧節度使贈中書令王全斌卒全斌輕財重士不求顯赫

之譽寬而容眾軍旅樂為之用其絀居外郡幾十年怡然自

得識者多之 八月丁未命伐北漢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黨進為河東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為都

監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楊光美為都虞候壬子以樞密副使

楚昭輔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事自

後宣徽使闕即令樞密副使兼領院事宣徽使除授其後特

出冬十月初有神降於塾屋縣民張守真家自言我天之

尊神號黑殺將軍玉帝之輔也守真每齋戒祈請神必降室

中風肅然聲若嬰兒獨守真能曉之所言禍福多驗守真遂

為道士 上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壬子命內侍王繼恩就

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鎖開

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此據國史符瑞志稍增以楊億談

為妖將今不誅會晏駕恐 上聞其言即夜召晉王屬以後事

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

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據吳僧

道為湘山野錄云史實錄並無之野錄云祖潛躍曰嘗與金

于愈探真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醉二喜隨天風飄下惟能引其宗

豈聞足之曰金猴席頭受禪之龍日真位申至醒月詰初四也曰醉御極不
寶乙亥歲也澤已後安車人駕幸西洛生中坐于岸木下乃笑
其適去太急回曰別見之喜一壽則當速措置曰上密謂引生後我
十欲見汝晴則一可延事無他如平時有許多生曰不見苦留之俾
後苑語至所期宿夕御木清閣以望雪是夕果晴星斗明切
記其苑至俄而陰封尹起天太宗變延雪入太驟清酌移時閣急
傳上方鑰匙開屏名開陰封尹起天太宗變延雪入太驟清酌移時閣急
之官狀飲好禁漏三鼓遂解無帶所聞鼻息太宗變延雪入太驟清酌移時閣急
禁內將曰五好鼓侍寢者絕無所聞鼻息太宗變延雪入太驟清酌移時閣急
衣詔以于瞻聖體即玉色速寢者絕無所聞鼻息太宗變延雪入太驟清酌移時閣急
有姓名如豈此即者張文守瑩真耶或妄復道著士也此祖罷英武其慟引
月審二如云于西夜晴則木聖壽下可延揖一宿事後苑鳥說巢未必言然
登閣且云至殿宗留宿禁中畧加刪潤更俟太詳考碩命大寧復也
陳而博實入錄正史問壽數對以丙子歲十月二日筆夜或見大雪當
出辦行計奏星象明祭交更再令出視乃上奏天陰初夜乃遣宮人
出乃禁鑰遣中使就寢侍與終登畧同聲置酒在寢閣見士已屬以繼太夜
于本傳及談苑並載與終登畧同聲置酒在寢閣見士已屬以繼太夜
當使是張守真相趙普等無他遵行吾數事無恨也遂授普將等筆硯
疾必不吾言起寫之見身後等切須為有行吾數事無恨也遂授普將等筆硯
硯等回上鳴咽流涕而等言此則上謹言而寫數目未事行皆濟世然世有安民大
諱見王中陛下當慮何置人上曰何事可立也普等復曰陛下倘有大事
業艱辛卒致不昇可平還矣有聖子當宜熟思未可議及復曰陛下倘有大事
遠矣願公慈訓善為我輔慶王方遂出御府珠玉金器賜之普等意令已
歸第翊日後坐上崩遜于長慶殿是晉府得長君以器撫之普等意令已
一媚于禁中遂獲免不謹事世蓋所寶趙普年遺八事表趙普有以此婦人議
鎮河陽後三年位耶又祖晏駕七章時趙普在河陽安得與相出
多遜秦居南也陽設如所相言則傳位陶祖傳普晉書趙普約已告定天子建
廟此固不然而也陽設如所相言則傳位陶祖傳普晉書趙普約已告定天子建

世一七

六

廟此固不然而也陽設如所相言則傳位陶祖傳普晉書趙普約已告定天子建
出辦行計奏星象明祭交更再令出視乃上奏天陰初夜乃遣宮人
出乃禁鑰遣中使就寢侍與終登畧同聲置酒在寢閣見士已屬以繼太夜
于本傳及談苑並載與終登畧同聲置酒在寢閣見士已屬以繼太夜
當使是張守真相趙普等無他遵行吾數事無恨也遂授普將等筆硯
疾必不吾言起寫之見身後等切須為有行吾數事無恨也遂授普將等筆硯
硯等回上鳴咽流涕而等言此則上謹言而寫數目未事行皆濟世然世有安民大
諱見王中陛下當慮何置人上曰何事可立也普等復曰陛下倘有大事
業艱辛卒致不昇可平還矣有聖子當宜熟思未可議及復曰陛下倘有大事
遠矣願公慈訓善為我輔慶王方遂出御府珠玉金器賜之普等意令已
歸第翊日後坐上崩遜于長慶殿是晉府得長君以器撫之普等意令已
一媚于禁中遂獲免不謹事世蓋所寶趙普年遺八事表趙普有以此婦人議
鎮河陽後三年位耶又祖晏駕七章時趙普在河陽安得與相出
多遜秦居南也陽設如所相言則傳位陶祖傳普晉書趙普約已告定天子建
廟此固不然而也陽設如所相言則傳位陶祖傳普晉書趙普約已告定天子建

隆初事乃一開寶未命宰相又固請即復請則決非趙普也且
遺事一乃又云爾多遜不自相所為欲肆其詆毀故托名禹竄蓋
十一之章家仇人多遜親黨所為欲肆其詆毀故托名禹竄蓋
普遺事然禹倫素識道也忠義人也決不宗敢鑿空架虛污故羣
小因之然禹倫素識道也忠義人也決不宗敢鑿空架虛污故羣
君雅父重禹倫不願且禹倫集不為普隱亦須驗實信傳亦稱
普雅父重禹倫不願且禹倫集不為普隱亦須驗實信傳亦稱
多祖晏駕時普不在相倫位士大夫孰不知多遜而親黨不習朝
之故遜者文名作也且非獨此章遺事不可信多遜而親黨不習朝
蓋禹倫則信之不復推突此最害義不可不辨以曉後世云
禹倫則信之不復推突此最害義不可不辨以曉後世云
癸丑上崩於萬歲殿時夜四鼓宋皇后使王繼恩出召
貴州防禦使德芳繼恩以太祖傳國晉王之志素定乃不
詣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押左衙程德玄先坐府門德
玄者榮澤人善為醫繼恩詰之玄曰我宿於信陵坊乙夜有
當關疾呼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
疾故來繼恩異之乃告以故叩門與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
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
久將為它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
止其直廬曰王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
何待之有乃與王至寢殿后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耶繼
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
於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據司馬光德玄為賈德恩
今依國史年七月按開寶皇女出閣時年十七德芳宮中載
為開寶八年七月按開寶皇女出閣時年十七德芳宮中載
考以國史方枝傳馬韶亦棘人習天文式之學非宋中出也當
太以親吏程尹德玄善德朝廷戒嚴私習及門九年十月十九日
既夕親吏程尹德玄善德朝廷戒嚴私習及門九年十月十九日
王利見忽造德玄德玄惶甚且詰其所以室因入韶曰明太宗
太宗果受命遺德踐非數日韶守之將免按此與程德玄傳所稱
必坊一夜誤有今但從德呼去趣赴及司馬事不疑甲寅太宗即位

羣臣謁見萬歲殿之東楹帝號慟殞絕乙卯大赦天下

常赦所不原者咸令除之令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擾外境
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須面奏者閤門使即時
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為先或不順父母異居別籍者御史臺
及所在糾察之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嚴為之防曲為之
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咨爾臣庶宜體
朕心以開封府判官著作郎陸澤程羽為給事中權知開
封推官右贊善大夫賈琰為左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門人
襄邑郭贄為著作佐郎正諫即諫議也以避上名改之
庚申以皇弟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廷美為開封尹兼中書令
封齊王皇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昭為永興節度
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貴州防禦使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
使同平章事帝友爱尤篤不欲德芳異其稱呼并詔王石
魏氏王公主皆依舊為皇子皇女為宰相薛居正加左僕射
沈倫加右僕射倫即義倫也參知政事盧多遜為中書侍郎
平章事樞密使曹彬加同平章事樞密副使楚昭輔為樞密
使十二月甲子追冊故尹氏為淵德皇后越國夫人符氏為
懿德皇后尹氏崇珂之女兄上微時娶焉丁卯詔齊王
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宰相薛居正上大行
皇帝陵名曰永昌詔恭依庚午以齊州防禦使李漢超為
雲州觀察使判齊州仍護關南屯兵洺州防禦使郭進領應
州觀察使判邢州兼山西巡檢如故國初并蓋廣南各僭
大號荆湖表江止通貢奉西戎北狄皆未賓服太祖垂意
將帥分命漢超及進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
厚所部州縣筦權之利悉與之資其回國貿易免所過征稅
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
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遣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

得以養士用是洞見蕃夷情狀時有寇掠亦能先知預備設
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 太祖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

平武功蓋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

致也李國史論及祖宗故事經武聖畧所列將帥凡十一人

守易州李謙何繼筠鎮州李維州以拒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賀忠

內晉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

當考時瀛州防禦使馬仁瑀監霸州軍仁瑀雖兄事漢超而

多自肆擅發麾下兵入虜境掠奪生口羊馬由是二將交惡

上恐生邊釁即遣使齎金帛賜漢超及仁瑀令置酒講解尋

徙仁瑀知遼州漢超在齊州凡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

嘗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太子率更令徐鉉為之文與士卒絕

甘分少及其死軍中皆流涕漢超立碑在開寶八年進守西

山凡二十年少貧賤無賴依鉅鹿富人富人子欲殺之其婦

竺氏潛以告進得免及為邢州遣使訪竺氏婦時竺氏已死

家甚困得其女撫養之如己子將嫁為大校妻女辭以世本

農畝進乃擇民家子配焉在洛州日城四面悉令種柳壕中

襟植荷芰蒲葦後益繁茂州人見之有泣者曰此郭公所種

也 詔諸道轉運使各察舉部內知州通判監臨物務京朝

官等以三科第其能否政績尤異者為上恪居官次職務粗

治者為中臨事弛慢所蒞無狀者為下歲終以聞將大行誅

賞焉 以太子少詹事湯悅率更令徐鉉並直學士院太子

中允張洎直舍人院直舍人院自洎始 以供奉官薛惟吉

為右千牛衛將軍沈繼宗及鄉貢進士盧雍並為水部員外

郎雍多遜子也起家授官鄭興繼宗同多遜時方寵幸上

特命之非舊典云 是月劉鋹封衛國公李煜封隴西郡公

煜去違命侯之號 十二月己巳朔翰林學士李昉上大

行皇帝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太宗皇帝紀一

據資治通鑑例即于今年正月便合為太宗皇帝紀別錄為紀

仍就出此卷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甲寅上御乾元殿受

朝懸而不樂大赦改元上以親政踰月特與天下更始非

故事也丁巳以樞密直學士左正諫大夫賈琰為三司副

使三司置副使自琰始是歲高麗國人金行成始入學於

國子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七

